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飛龍全傳
第四十六回 高行周劓頸報國 趙匡胤克敵班師

詩曰：將軍稟忠義，立志堪沖天。
世事多不測，病速膏肓間。
猶將神課驗，暗之心駭然。
帝子不相敵，執劍了殘年。
遺書托孤子，意君能用賢。
微功何足報，言念在黃泉。

話說高行周身帶重疾，難理軍情，祇在府中靜養。一則等待自己病愈，出兵會戰，二則斂兵固守，以老周師，便易與為力。不期這日探子報進府來，說周兵在關外，連日百般辱罵，要元帥出去會他。不覺雄心猛烈，怒氣填胸，一時眼花頭暈，濁氣攻心，兩肋作痛，冷汗淋身，坐在軟榻之上，昏暈了半晌。睜開雙目，仰面長嘆，說道：「我高行周空做封疆大臣，枉受君上爵祿，不能盡忠剿賊，反被敵人相欺。」說到這裏，又是心頭火發，忿怒愈加，說道：「罷了！我不如帶病出兵，將這微軀決了生死，以報國恩。」分付左右傳令開門，整兵出戰。正要將身立起，步出堂去，不道又是一陣心痛昏暈，仍將身軀坐下，倒在榻上。左右見了如此光景，怎好把軍令亂傳，祇是侍立靜候。那高行周漸漸醒來，將身坐起。暗自想道：「自料病勢難痊，不能領兵會戰。懊悔自家毫無主意，不該把孩兒打發回鄉，以致病重，難守關城。眼看勢事已去，天意難回，如何是好？且使吾一世英名，歸於烏有，情實堪傷，此皆吾不明之故，以至於此。」於是連連嗟嘆，切切憂思。忽然想道：「吾且把神課一卜，看其事勢成敗，與自己結果何如，再作道理。」

原來高行周、史建瑋、石敬瑭、王朴這四個人，都是金刀禪師徒弟，從幼習學兵法，熟練陣圖。那四人下山之時，金刀禪師於每人另傳一樁妙技，都是舉世無雙的。史建瑋傳的前定數、王朴乃是大六壬數、高行周授了馬前神課、石敬瑭習得一口金鎖飛抓百步之內能打將落馬。這四人都曉得天文地理，國運興衰。祇是高行周明白之人，燈臺不照自己，祇知漢運當盡，周祿該興，眼下已有真命出世，再不算到自己的吉凶禍福。今日身帶重病，又值兵臨城外，不能出敵，方纔想起了馬前神課，且算自己的終身休咎何如。便分付左右抬香案過來。家將一聲答應，便把香案端整，擺在居中。高行周緩緩立起身來，至香案前，虔誠焚香，家將攙扶跪下行禮，把八個金錢捧在手中，望空舉了三舉，祝告道：「奉啟無私關聖帝君漢壽亭侯，弟子高行周，行年五十四歲，六月十三日午時誕生，今為漢主祿盡，郭威奪位改年，稱帝東京，弟子不肯順賊，死守潼關，郭兵侵犯。奈弟子有病，不能出戰，不知身後歸著何如，伏求賜斷分明，若弟子得保善終，青龍降吉，該遭兵刃，白虎臨爻。」祝罷，將盒兒當當的搖了幾搖，把金錢傾在桌上，詳看爻象，乃是白虎當頭，喪門臨位。唬得高行周面如金紙，唇似靛青。令人抬過了香案，移步坐於軟榻之上，不住的唉聲嘆氣。那高行周命中注定不得善終，故神靈應感，昭示吉凶。

行周因見卦象大凶，心中不悅，主意散亂，嘆口氣道：「命數已定，不得善終，倘然落在賊人之手，豈不有玷昔日之名。懊悔自己當日錯了主意，在滑州大戰，已殺得郭威將敗兵亡，無人抵敵，不該撤兵回來，縱他猖獗，理當奮身剿賊，捨死報君。怎麼的一錯再錯，又遭兒子歸家，弄得病重垂危，孤身無助，此皆我心明口明，主意不明，以致今日，祇是可惜我有千戰之勇，天使我有病不能征戰。祇是我運敗時衰，命該絕滅，故此子去賊來，諸般不遂。」思前想後，不覺日影歸西，月光東起。左右人役點上燈來。高行周頻頻嘆吁，不覺把心一橫，說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！總是我高行周命該如此，大限到來，料難更變，心機費盡，諒也不濟了，還要思想甚麼。」遂分付左右人役各自退去，今晚不必在此隨侍。便提起筆來，寫了一封囑托的書，封裹好了，上面寫著：「高行周留書，付與趙公子開拆。」寫畢，看著山東，叫一聲夫人，又叫一聲孩兒：「我與你夫妻父子再難會面，若要重逢，除非夢裏相依。」遂伸手把腰下寶劍呼的一聲拔出鞘來，執在手中，指定汴梁，咬牙切齒，罵一聲：「郭彥威的篡賊，我生不能食汝之肉，死後定當啖汝之魂，想我高行周從十四歲上臨陣滅王彥章到今，不知會過了多少英雄上將，誰知今日這口寶劍做了我的對頭。」心中一酸，虎目中流下幾點淚來。忽又自己罵著自己道：「高行周這柔弱匹夫！你衝鋒打仗，槍尖上不知挑死了多少生靈，今日臨危，不逢好死，也是上天報應，分毫不爽，怎麼作此兒女之態。匹夫，祇許你殺人，不許人來殺你麼。你這般怕死，倘被手下人看見，豈不恥笑，祇落得一個柔弱之名？」此時起了猛烈之心，雙眼一睜，滴淚全無，殺心頓起，不知不覺的把劍一亮，虎腕一伸，將劍橫斜，湊著頸上，回手祇一勒，登時血染青鋒，魂歸地府。有詩嘆之：

忠義生心氣凜然，孤身誓與此城連。
怎知天不從人意，空使將軍命向泉。

到了天明，有手下人進來伏侍，卻見元帥項吞寶劍，血染衣裳，坐在榻上，尸骸不倒，都是驚惶不迭，慌忙出來報知副元帥岳元福。那岳元福聽報大驚，帶領手下偏將，一齊至帥府來看，果見高行周自劓在榻，眾皆嘆惜。岳元福道：「列位將軍，今元帥已亡，潼關無主，我等將寡兵微，難與為敵，本協鎮愚意，不如權且投降，免了一郡生靈塗炭。況聞周天子寬宏大度，諒不見罪於我等也。不知眾位意下何如？」眾將聽言，一齊打拱，口稱：「岳大人所見，生民之福也，末將們焉敢不從？」岳元福見眾將已允，即時修下降書，令人開關，安備香花燈燭，自己率領了眾將，來到周營前投降。

匡胤接了降書，方知高行周自劓，眾將投順情真，心中暗喜，想道：「他是我救命恩人，倘守著一年，此關怎能得下？若點將出敵，終於勝敗難知。今日他自劓，吾之幸也。」遂準了岳元福之降，把大營交與董龍董虎管理，自己同了鄭恩、李通、周霸、杜二公齊進潼關，岳元福等一同跟隨。

來至帥府，轉入後堂，見高行周手執寶劍，尸骸不倒。匡胤心下吃驚，口中嘆惜。鄭恩道：「二哥，你看這驢球入的，人也死了，身軀兒還不跌倒，睜著眼看樂子哩。」匡胤道：「休胡說。高將軍乃蓋世英雄，無敵好漢，今日因身帶重病，盡節順天，忠心不昧，所以元神不散，兀坐如生。」一面說話，一面望上張看，祇見案上有書一封。匡胤走至案前，見上面寫著：「高行周留書，付與趙公子開拆。」匡胤不解其意，舉手取將過來，揭去封皮，觀看內中言語，祇見上面寫著的是：

漢潼關總兵高行周，盡節臨亡，親筆遺書，奉上趙公子台下：昔日某與尊翁有一拜之交，同為漢廷之臣。某曾觀公子之相，帝王之姿也，不意漢運告終，有周當代。適公子領兵至此，值行周有病難支，此皆公子福大，有所以致之耳，今某全忠報主，以成公子之功。惟望顧念遺孤，略睜青目。某所生二子，長子懷德，次子懷亮。懷亮相失已久，不必言矣。懷德少年勇力，善有智謀，亦定國安邦之器。他日公子開基創業，願重用我子，必不負也。行周雖在九泉，感恩不淺。專此布囑，餘不贅繁。行周頓首。

匡胤看罷書中之意，心下惻然，口中不住的嘆惜，將書收好。遂分付道：「高元帥生前忠直，死後神明。爾等速備香燭紙錠，禮當祭奠陰靈，早登天界。」左右抬過香案，點上銀燭，焚起名香，金箔紙錢盛放盒內。匡胤莫送了酒，拈香下跪，暗暗的告道：「高元帥神靈不遠，今日成全了趙某大功，日後果能南面稱尊，得遇令郎之日，義當重報，更必世世子孫，披蟒挂玉，某之願也。」告罷，即便叩頭下去。祇聽得上面撲的一聲響處，高行周尸骸倒在塵埃。那趙匡胤是宋家一十七代皇帝之祖，天大的福分，高行周那裏經得這一拜，所以尸骸倒地，不敢承當。當時匡胤灌了酒，將金箔紙錢焚化已畢，因要回京將功贖罪，沒奈何，將高行周首級割下，用金漆木桶盛了。另把沉香刻成人頭，裝在腔子上，用棺木盛殮，令人埋葬於高原所在，更立石碑以記之。諸事已定。

次日，匡胤把潼關總帥印綬交與岳元福代掌，一應軍民大小事務，權行管理。自己同了鄭恩、李通、周霸、杜二公，又令手下人負了木桶，一齊出了潼關，岳元福率眾相送。匡胤回至大營，與董龍董虎說知了此事。即時傳令，拔寨班師。三軍見不戰而定，

各各歡喜無限。三聲炮響，兵馬齊行，望著原路而回。正是：

喜孜孜鞭敲金鐙響，歡騰騰齊唱凱歌聲。

大軍一路無詞。不日到了太行山，匡胤與杜二公商議，叫他上山，載了家眷一同進京，自己與諸將領兵先行。那杜二公上山來，將餘下糧草財帛，及自己應用箱籠細軟等項，都將車子裝載。分付眾多嘍囉，願進京者，一同前行，不願去的，俵分了些財物，叫他各安生理，都做良民，不許再聚山林，為非作歹。當時願去的，祇有百十多人，其餘不願去的，領了俵分之物，收拾下山，各各分投去了。杜二公安備車輛，與太太並女兒乘了，自與褚氏各坐駿馬，保護家小，嘍囉推車的推車，坐馬的坐馬，一行人緩緩下山。臨行時把山寨盡行燒毀，然後一齊望東京進發。按下不表。

單說匡胤帶了大兵，於路無話。行了多日，早到了汴梁城外，扎下營寨。匡胤至王府，見了柴榮，把始末根由說了一遍。柴榮大喜。當有苗光義上前賀道：「恭喜公子，克成大功，鞍馬勞頓，辛苦了。貧道說過，不消兩月，自見成功。今往回不過四十餘日，可見前言不謬了。」匡胤稱道：「先生，我趙匡胤一向愚蒙，多有得罪，望先生不必挂懷。」苗光義道：「貧道怎敢。」於是柴榮即命整備筵席，與匡胤接風。一面傳令三軍，各歸隊伍，候明日朝見過了，請旨點名給賞。匡胤令人去請了董龍、董虎、鄭恩、李通、周霸進城至王府，與柴榮等相見了，各自坐席歡飲。

匡胤思念父母，不敢久停，略飲數杯，即辭別了眾人，回到家中，見了父母兄弟妻子。正值杜二公家小已到，一家相會，歡喜更不必說，正是骨肉團圓，人間最樂。趙弘殷設席慶幸，分外情濃。當夜無詞。

次日，周主駕坐早朝，文武齊聚。趙匡胤在朝門外候旨，有黃門官進朝啟奏，周主即宣匡胤見駕。匡胤領旨，來到金階朝拜已畢，口稱：「萬歲，臣趙匡胤奉聖旨，領兵剿叛，於路收了昆明山降將董龍董虎，太行山降將李通、周霸、杜二公，二處共計人馬一萬三千，兵到潼關，把高行周逼得自刎，已將他首級取來繳旨。」周主聽了，將信不信，暗想：「高行周這賊，驍勇無敵，朕尚懼他，怎能被他逼得自刎，莫非其中有詐？」即便問道：「趙匡胤，那高行周既被你逼死，取的首級今在何處？」匡胤奏道：「現在午門外。」周主傳旨：「將賊人首級取來朕看。」承御官奉旨出朝，取了木桶，至金鑾呈上。有近侍內臣揭開桶蓋，把首級取出，放在盒內，轉到駕前，朝上跪倒，兩手把盒高擎：「啟萬歲爺龍目驗看。」周主惟恐首級是假，傳旨：「取上來。」內侍即將首級呈上。周主定睛細看，果是真實，但見貌目如生，顏色不改。因是一生最所怕懼，今日見了，不覺怒從心起，火自腹生，用手指定，開言罵道：「萬惡的賊子！不道你一般的也有今日，你往日英雄往那裏去了？你還能似在滑州時那般耀武揚威麼？」言未說完，祇見那首級二目睜圓，鬚眉亂動，把口一張，呼的一聲風響，噴出一股惡氣來，把周主一衝。唬得他往後一仰，兩手扎煞，兩腿一登，牙關緊閉，雙眼直翻，冒走了魂魄，昏迷了心性。兩邊內侍驚慌無措，連忙扶住，齊叫：「萬歲爺甦醒！」叫了好一會，何曾得醒！內侍飛報後宮。柴娘娘聽報大驚，連忙帶領宮妃出來，哭叫萬歲不應，慌亂了多時，不肯醒來。沒奈何，連著龍椅抬進宮中，扶持寢臥龍床。急召太醫院官診視，下藥調治。晉王柴榮留在宮中省視，即差內侍出來安慰眾臣。多官各散。

周主服藥之後，直至半夜，方纔甦醒。然而染疾沉重，靜養龍床。晉王晝夜侍奉，寸步不離。又差內官撫慰匡胤，叫他不可遠行，在家候旨，待聖上疾愈受封。自此，匡胤不敢他出，祇在家中候旨。趙弘殷分付道：「我兒，你帶罪提兵，吾日夜憂心，常恐今生不能相會，感得上天默佑，幸汝成功，自後可保無事，你今可與兄弟在家講習文武，勿生外端。」匡胤受命，便與匡義鄭恩講究韜略，演習武藝。閒來走馬射箭，博弈蹴球。有詩為證：

君臣際會喜如何，適志優遊建遠謀。

未展風雲閑暇日，後人描出蹴球圖。

自此匡胤祇在家中講習武事。那董龍等四將，都在晉王府中安頓。惟杜二公與趙弘殷乃郎舅至親，因而同在趙府盤桓。各備等候天子痊愈，受爵沾恩。無奈周主染病沉重，勢甚垂危。

晉王柴榮無可如何，欲為祈禱之事，乃召術士呂宗一，問其就裏。宗一奏道：「天子聖躬得此暴疾，乃箕星臨於分野，以致此耳。宜散財作福，禳解災星，方保無虞。」晉王將此情節，奏知周主。周主允奏，乃下詔築圓丘社稷壇，作太廟於城西，擇日親臨祭享。築壇完備，有司奏知，選定十月初一日享祭太廟。周主病體沉重，勉登鑾輿，百官隨從，來至太廟。有陪祭官祝贊。周主不能下拜，盡命晉王代祭。是晚，周主回輿不及，宿於西郊，疾復大發，幾乎不救，及至半夜，方能少瘥。次日，群臣就於祭殿朝賀，問安已畢，返駕還朝。進宮寢疾，即命晉王判內外軍國事務。周主得疾不能視朝，以此臣下不能進見，終日憂懼，眾心惶惶，及聞晉王典掌內外事權，人心方安。

一日，周主在寢殿，召群臣進殿，議論治平之道。適有中官在旁，秘密奏道：「陛下日前祭享南郊，賞賜不均，軍士皆有怨言。陛下當行訪察，勿使生變。」周主聞奏大怒，便要施行。不爭有此暴怒，有分教——罰施臣卒，皇圖有磐石之安。命盡冤災，帝子復心懷之怒。正是：

統系星宿歸西去，報怨干戈指日來。

畢竟周主怎樣施行，且看下回分解。